

820(2)

5152

蘇聯女兒英雄傳



原名：斯大林的女兒們

顧蒼生 · 孫斯鳴 · 劉會艇 · 張秋潔合譯

上海時代書局發行

1949



原著者	B·賴夫倫納夫等
譯者	顧蒼生、孫斯鳴
發行者	劉會艇、張秋潔
出版者	孫汝書梅局
印刷者	上海四川中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八九五四號 協興印刷公司 上海海寧路七八號 電話四二五八三號
基本定價	十元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原 序

歷史上未聞有別的時代，未聞有別的民族，它的年青的一代之能成爲這末一種強大的創造力量，有如我們光榮的新大林的一代，即蘇聯民主上的青年那樣。

這完全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才奠定了這一代的發展的基礎，使其得能克服一切困難，具有這末一種無比的英雄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者的決心，以達到它的目標。這完全是斯大林的領導，使得我們國家年青的一代，對於一切最有價值和最適合於新時代的事物，才可以穩步長成。祇有在蘇聯這個民主上，則爲人民追求一種康樂幸福的生活，追求一種創造的努力的生活，這種崇高而富朝氣的夢想，才得到具體實現，不但爲特殊幾個人，而且爲全體青年。

在蘇聯，在這個偉大的斯大林主義時代，人類多年追求正義和真理，追求青年人的那種最光明、最純潔和最崇高的希望的夢想，係與這個國家生活的主旨和本質恰相符合的。而我們的青年，他們本民真正的好兒女，對於保持他們及其祖先所締造的生活，當時時諸腦中，并英勇地、公而忘私地去奮鬥，期能合於可使這種生活豐富的高理想，而且他們一經抓住這種理想，即大踏步向前邁進，永遠向着燦爛光明的前途邁進。

列寧和斯大林所建立的布爾什維克黨，對於造就斯大林這一代，曾發揮了極大的力量。這個黨的偉大意義，爲人民照出了一條深入將來的途徑。它的歷史，一種熱烈的革命鬥爭的紀錄，其對人民無限的熱誠和忠心，可以表明天下是沒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沒有什麼障礙不能攻佔的。這個黨的經驗，這個黨的鬥爭精神，已經充實了斯大林這一代，而且還要繼續充實下去。有了先進的共產黨員偉大高尚的生活，擺在他們——少年列寧，少年斯大林，克羅夫和奧盛尼克邊，斯佛特洛夫和達爾新斯基，仲倫茨，柯伊勃什夫以及布爾什維克黨許多其他光榮的兒女——的面前，這個年青的一

代，已可以將這班人類最偉大的理想的鬥士們的特性，自行發揚光大起來了。

這次偉大的愛國戰爭，蘇聯人民對希特勒德國作戰，會將蘇聯人民、尤其是青年們所有一切的力量，作了一次嚴格的考驗。而這年青的一代，且已經很光榮地及得了。

斯大林這一代的英雄主義，不僅表現在前線和敵後。同時戰勝我們國家的敵人，戰勝黑暗和萬惡勢力，也是由於站在勞動前線作戰的英勇戰士的隊伍在後方所造成的。

我們現在的英雄主義的概念，較諸先前任何這種概念，真不知要廣大精深幾多。蘇聯兒女的英雄主義，乃是沒有私利，沒有野心，沒有虛榮的——這是一種全體人民的英雄主義，一種直接走向國家利益的英雄主義。又因為這些特性，乃為我們人民的典型，所以它們也便成為我們青年精神上構造的一部份。它於道義，意志堅強，有決斷，有宗旨，正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共青團和蘇聯人民所培養出來的蘇聯兒女。

這類人物就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愛國戰爭的不朽英雄。這類人物就是以其百折不撓的努力，激勵奮發的勞動，去贏得戰爭的青年兒女。

這本書所要奉獻的，正就是今天的這班兒女英雄們。他們個個都是戰鬥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使者；他們全體對其蘇維埃國家，心裏都抱著一種神聖的愛，而且都樂於為人民幸福自由而奮鬥。

E·耶羅斯拉夫斯基

(孫斯鳴譯)

目次

原序	一
不屈不撓	一
敵窟一空	二
人民之女	四
戎馬書生	六
家國之光	八
孤身摧敵	九
英名不朽	一八
九死一生	三五
連枝比翼	四六
數理大家	五八
良醫折肱	七〇
致遠任重	八七
鋼成百鍊	一〇三
勝利鼓吹	二〇〇

不屈不撓

B·賴夫倫納夫

她的童年是消磨在烏克蘭的，這是一片可愛而肥沃的土地，黎明的曙光正是黃金的海洋，櫻桃樹的葉園中在五月裏正是一整塊的潔白的鮮花，在茂盛的花園的深處能聽到夜鶯的毫無拘束的震顫的鳴聲。

這是一種時常移居的生活。她的父親是在鄉間工作，因職務上的需要老是從這個地方搬家到另一個地方，她的母親是一個學校裏的教師。當她父親奉派調換到一個新的區域，這家庭就整理行裝和他一同遷徙。

在貝拉耶·柴古夫，他們居住得比較平常更長久些。這是一個靜寂的小鎮，街道都像在酷熱的日光下甜睡着。這地方從前曾經充溢着生氣和動作，許多嚴重的大事常是把它作為背景的，這都在烏克蘭的哥薩克的黃金時代，就是奮勇而不妥協地爭取烏克蘭的自由的那個時代。

貝拉耶·柴古夫的懶洋洋的街道中縈繞着那羅曼蒂克特期的回憶——想起了哥薩克騎兵團奔騰在塵霧裏的馬蹄聲，想起了閃爍在日光中的鮮艷悅目的烏克蘭人民的衣裳，想起了隨風飛舞的軍服上的金色流蘇，想起了光芒耀眼的亮晃晃的佩刀，又想起了全烏克蘭的哥薩克元首，鮑格登·克米爾弗脫斯基，這位不怕死不受辱的將軍，他的姓名已成爲勇敢和光榮的同義字，騎行在一頭跳躍的高加索的駿馬的背上檢閱他的軍團。

這許多光榮的日子現在不再有了……但正當靜寂的月明之夜，古老的白楊的樹葉發出的沙沙聲裏，仍纏綿着一陣古代太拉斯的戰歌的纏綿的回聲……

在這個處處都是低矮的村舍和青綠的花園的如入夢境的小鎮中，歷史上離奇可愛的事蹟用了它的魔杖可以使每一事物變形。陽光和百花以及綠葉的甜蜜的香氣溫暖着人心，正像一種芬芳的美酒。

正午時刻，金黃色的向日葵驕傲地凝視着太陽。透過而安的麻雀棲息在樹枝編成的籬笆上歡欣地歌唱。

一個瘦小而棕褐膚色的女孩子偷偷地爬過矮樹向籬笆那邊去。麻雀停止了鳴聲，小心翼翼地昂首向着她，但它們並不害怕。假使她是一個男孩，那是另一件事了。一個男孩子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忽然這女孩子伸出了她的左手，緊握着的黃褐色的手指中堅定地拿着一只彈弓。她的右手用力拉長那橡皮的帶子。閉上了一只熱情而棕色的眼睛，她瞄準了目標。一塊石頭就在空中放射出去。麻雀都驚慌地飛掉了。但是有時這種灰色羽毛的鳥類中的一份子疏忽地竟被擊中而癱跌在草地上。這女孩子的眼睛裏就會發出成功而快樂的光輝。

彈弓是男孩子所用的武器。女孩子們大都愛玩洋娃娃的。但這個女孩子偏愛彈弓而不玩洋娃娃。她非常歡喜它，因為事實上她能運用得比男孩子們更熟嫻。她具有銳利而正確的目光。

有時從她的彈弓上飛出去的小石並不擊中麻雀，竟打中了蓬頭赤足的男孩子背上。男孩子們是她的仇敵。他們都是粗暴頑皮，而且譏笑她是一個「小婦人」。他們用了各種方法去嘲笑侮弄她。在攻擊了仇敵以後，她瘋狂衝進了花園的中心，等候在那叢生荆棘而無法穿入的曲徑裏，心房跳動着而察看着也許有人在後面追趕她。

她雖瘦弱，但不願退讓的。她從來不會屈服的。緊握着拳頭，她也參加吵架。她的仇敵們跳到她的身上亂打她或是拉了她的頭髮，直到她被迫而只得退却為止。然而到這種地步，她從不認輸的。她從不放聲號哭；只是偶然在她的發怒的眼眶中流出淚水的時候，她氣憤地擗乾，並且拭去了鼻中淌出的鮮血以後，她仍是準備繼續戰爭下去。她埋伏而守候着對方，和他們個別來攻打，好像一陣旋風那樣地跳出來，她揮舞着她的雙拳，鎮靜而矯捷。她一定要長久地追逐她的頭昏眼花的對手，然後凱旋回家。

這樣就是羅特蜜娜·巴夫麗卿的童年——烈性，勇敢，一位不斷地探索新奇冒險的人物。

此後到了學校生活的時期了。當她進了學校，她仍和以前一般地難馴而獨立。她的同學們對於她的堅強兇猛的性格

都顯低頭。勇往，無畏和衝動，使其他的孩童都被她所努力的足以取勝的魔力所感動。她很容易領悟各種知識。堅忍和勤勉這兩個字在她的字典中是尋不出的。她對於課題的精通並不是堅忍研讀的結果，但應感謝她的敏銳的思想和迅速的知覺，她竟在一級中名列前茅。她認為在教室中的一個適當的答案，比較和一個男孩子打架而得到的勝利，也不能不作為一次凱展的。

在學校裏她得到了愛好閱讀的熱情。她喜歡閱讀着各種的書本。冒險和旅行的書籍最能吸引她——此外關於胸襟寬闊而性情不屈的著名偉人的書籍，關於對那所有的反動派奮鬥而完成任務的豐功偉績的人物的書籍。她在上課時把書放在桌子底下的膝蓋上閱讀着，教師是不會看見的。

照教師們的意見，她是一個難於對付的女孩子。她的剛復的個性，缺乏訓練和秩序，倔強的性格和不遵守校規，使他們非常震怒。好幾次已經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怎樣對付巴夫羅耶呢？」

如果羅特蜜娜她自己有過失的話，教師們自己也應該責備的，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去迎合這個和別人不同的女孩子的心理，也不能使她的猛烈的性情改變而服從學校的教訓。

雖然羅特蜜娜的行為在這個時期是極端使人難堪的，她仍不失為一個好學生，所以當她在最後一級考試及格以後，校學當局宣佈羅特蜜娜·巴夫羅耶的課程和知識早已超越她的一級之上，繼續在校讀書對於她是沒有益處的。結果他們決定給她一紙證書，大旨是她已經完畢了全部課程了。

因此她面對着她的將來生活途徑的這個問題。她並不正確地知道那裏和怎樣去適用她的天才，後來在這裏的共產黨青年團幫了她的忙：它給予她現在所缺少的——同志之愛與自我學習的警覺，引導她的沸騰的精力走上正當的路線。

國家的經濟生活在那時正開始把內戰造成的荒廢漸漸地恢復起來。羅特蜜娜決定進入一所工廠。好像對於她很重要的是而有趣，用着她自己的兩手來製造國家需要的東西，站立在機器旁邊，學習它的複雜的機器構造而參加一個工業廠

家的各種不同的工作日的的生活。這是在基輔，像她在學校裏一樣，她是一個極能幹的工人，很迅速地已經精通她的這項工作了。

在餘暇的時候，她加入了各種運動。有一次她和幾個朋友一同到航空化學國防團所開辦的鎗靶會去。她就把她自己的心靈投入這一個新的嗜好裏，正像她全心全意地參加任何可以吸引她的熱忱的性情的事務一樣。也許她是被她童年的回憶中的花園，棲息在籬笆上的麻雀，彈弓，以及狩獵的快樂等等所鼓勵的。

她最先試驗一支小型步鎗已顯出她具有正確的眼力和鎮靜的目標。這種成功使她燃點着慾望。假使她要射擊，她一定射擊得比任何人更好，她一定比她的朋友們射擊得更好，尤其是她已經勝過了那班存心一個「婦人」也能射擊而加以嘲笑的許多男孩子們。

她的確有最優良的成績。但她並不滿足。她還想參加更多的工作。當她聽到這個會正在組織一班遠程射擊班，她就參加，又燃點着新的熱忱。

她一定要做成一個遠程射擊家，別的她不要。這好像是她常在夢想的事。從這一個運動上，養成了她到這時為止所缺乏的勤懇和忍耐這兩種美德。

誠實地說來，她自己已說不出為什麼她對於做成一個遠程射擊家要這樣地心折。在這時以前，她對於軍事方面的追求慾從沒有顯露一些興趣的。為什麼她竭力要做成一個神鎗手呢？在什麼地方和在什麼時候她能有機會去運用她的技巧呢？

可是她格外努力，在這個領域裏勝任愉快地學習各種知識，因為男子們都慣常認為這個領域是只有他們自己可以勝任的。當她找到她的遠程射擊的畢業證書的時候，她把它捲了起來，放在她的抽屜裏，和其他的證書一樣，她再也不已覺會有什麼用處的了。

她繼續閱讀了許多書。她漸漸認識她心愛的英雄們——旅行家，探險家和探礦家，這班人大都是具有一個創造性的目標的意念的，他們的無比的成功都從大量的經驗和知識而獲得的。

但是她自己所有的一切只是她在學校裏毫無規則地學到的關於科學的一些皮毛。她要知道任何的事物，尤其是人類的歷史。

她決定離開工廠而繼續求學。

羅特索娜考進了基輔大學的歷史系。這裏的一切都很新奇。上過第一課聽到教授的講解以後，她就認識這裏是不能照她從前在學校裏的方法讀書的。她又認識惟有百折不回和有秩序的功夫，才是最好的方法，可以使她得到她在書本裏最景仰的英雄們的修養和知識的水準。

在這大學閱讀室或是在蔭森的儲物閣裏，現在常能看見羅特索娜，巴夫羅卿戈理頭在書本上，勤懇地在抄錄書中的字句或是摘記書中的筆記，以應她的需要。

她的本鄉烏克蘭的轟烈而光榮的歷史特別吸引着她。她選擇了鮑格登·克萊爾斯脫斯基的傳記作為她的學位論文的題目——這是她關於歷史科學的第一次單獨的研討。

對於她的選擇其實並不足奇，因為這一位勇猛軍人，政治家和外交家，他的作爲是這樣充滿着力量，而他的轟轟烈烈的一生，他的歷次戰爭的勝敗，都反映着烏克蘭人民的偉大而不能征服的精神。

羅特索娜她自己也是這種不能征服的靈魂，一個不接受妥協的靈魂。

在夜間，她聚精會神地研讀着各種書本，抄本和圖解，她對於這位偉大的哥薩克元首的故事，驚嘆着他的勇敢和堅決，他的不示弱和不怕死的寬宏的胸襟。

她總要走近窗前望着星光燦爛的烏克蘭的天空。已往的傳奇故事，關於烏克蘭的光榮歷史，和哥薩克爭取國家的自

山的偉業，都湧現在她的眼前。在她的面前，昇起着這位哥薩克的元首，屹立在他的軍團前面，手執鉄矛，在他的胸中是一個鉄的心。

她又喜又妒地默想着：「如果我也能有這樣一個心！」

這工作把她拖累得一天比一天忙碌。但是羅特蜜娜還是沒有機會完畢她的第一篇的研討。一個靜寂的六月裏的夜晚，當她立在窗前因讀書疲乏而休息一下，她的心中充滿着她的國家已往歷史的圖畫，這時，希特勒的裝甲的騰衝，飛機引擎的噓噓聲充滿着空際，帶領了死亡和破壞來到她的國土上。驚破了昨天和平的夜間的靜穆，一個雷電猛擊在她的心爱的帶着笑容的基輔的地面，而這一個夜裏燃點着炫耀的血紅的火光。

第二天早晨，她看見了炸彈毀壞的房屋，椅子和床籠都不穩地懸掛在破殘的牆頭上。他看到了破碎的家庭，深淵裏注滿着裂開的水龍頭沖出的水，這要濺濺着泥沙的血池，和被彈片濺滿着血水的牆上釘住着一隻孩子的小手。

從這一天起她的隨心所欲而躁急的女孩子脾氣就終止了。

好久她徘徊在這個沸熱而充滿着希望的城市裏，用了深思慮的目光，牢記着各種熟悉的景物。在以前的幾年中，公園中的栗子樹正茂盛開花而遙望着聶伯河，菩提樹被河上的涼風吹奏着沙沙的聲音。但是現在紅軍的士兵們進行經過各條街道，而他們並不唱着熟悉的歌曲。他們靜靜地搖擺前進，他們的銅冠在各人的蓬鬆滿積的面孔上留着一個黑影。他們是開拔到四方去的。坦克車也在街上經過。那一天，這城市的面孔已劃上了戰爭的慘惡的皺紋。

這城市本身，以及她的全國，在她的面前表現着簇新的和不同的力量成爲一種真正的觀念，在她的生命中，成爲最重要而最親愛的東西。沒有了國土，沒有了這個廣闊的河邊的陽光普照的城市，生命正像毫無目標了。

她巡行在空寂的街道上很晚了，現在已是完全黑暗了。燈火管制真是嚴格，在馬路上簡直看不到一道光線漏出它的溫暖的金黃色的閃光。整個宇宙好像在全黑的虛空中溶化了。敵人正在尋覓而想把這塊光明的土地，回復到黑暗時期的

陰沈的憂鬱之中。這是可怕的。

羅特蜜娜的靈魂中，一種決定已經慢慢地成熟了。

在家中她的母親老是忙碌不堪。這裏並沒有什麼變化。但是細細地看看她家庭中的舒適的生活，羅特蜜娜認為她自己從那天起已經變化了，而她應該住的地方並不是這裏了。她喝了一杯冷水，爲她自己的思想所醒着，她對她母親說：

「媽媽，我要去從軍了。」

她母親用着怕懼的目光望着她，但在她女兒的面孔上，立刻呈露着一種內心的光輝，使她察看以後，因此把一位慈母的自然抗議消滅下來。一言不發，她走到羅特蜜娜的身旁擁抱着她。

決定想去從軍比真的去從軍是更爲簡單。他們聽了她的話——有的不感興趣，有的覺得驚奇。他們對她的遠程射擊畢業證書只是忽略地一望，搖搖他們的頭，聳聳他們的肩。當然她的志願是深可嘉許，但是不幸得很，他們從未接到指令，可以允許婦女們入伍。

羅特蜜娜燃點着憤怒之火。她的壓制已久的脾氣又和從前一樣。這幾個她對他們講她的保衛祖國的志願的軍官，在她看來簡直不是人類，實在是木頭和石頭。她覺得詫異的，對於遠程射擊家，不論男女，在戰場上都是非常需要的，然而他們竟會不明白。

最後，她的憤怒是無法可以遏止了。她對着這個拒絕她的軍官大發雷霆，這個軍官弄得毫無辦法，只得傾聽着她的話，再把她的文件查看一下，想了一會，然後提議她在下一天可以進來。

一星期以後，羅特蜜娜·蜜克海羅夫娜·巴夫麗卿戈，在第二十五夏伯陽部隊的一個普通兵士，已經是在羅馬尼亞的扇形前線的奧地薩南首的火線上上了。

這裏比較在基輔的時候更是簡單。這裏沒有人問過她爲什麼要從軍。沒有人覺得一個女孩子站立在許多男子的旁邊

而手執一支軍隊步鎗是一件驚奇的事。這裏他們都在戰爭，沒有時間去對這種事情感覺奇怪。這裏每支鎗在熟練的手中都有用處的，羅特蜜娜後來受到一同沿着無樹草原一帶正在擊退敵人攻勢的血戰的兵士們的簡慢但很熱誠的歡迎。他們接受她是一個軍友，一個他們都在拼扎着的艱困的生死搏鬥中的同志。

因此這是她生平第一次僵臥在很迅速地堆在泥土上掘出來的淺壕之內，和紅軍兵士並肩注視着在溝壑以外的一帶矮樹，那邊是敵人所僵臥的。

四周圍都是金屬的破壞神經的戰爭的巨雷的響聲。天空中充滿着納粹飛機的隆隆聲。泥土像黑色的柱子飛向上空，毀滅下來的都是石塊的陣雨。炸彈的碎片在空中哀鳴；槍彈在頭頂發出刺耳的吹哨，而跌落在地上的時候，結果傳來一種呆滯的匍然之音。

這怪叫的地獄是可怕極了，但羅特蜜娜並不感覺害怕；最初她只是有些暈眩罷了。

她向周圍察看着，聽着爆炸的震耳欲聾的音樂，漸漸地一種冷酷而毫無憐憫的怒氣充滿了她的有限的生命。在她的眼前，在她的國土上，現在究竟是什麼一會事呢？未經邀請且未表歡迎，外國人的鐵蹄竟跋扈地踐踏着烏克蘭人民的歷史性的泥土，在過路的地方造成破壞和焚燒的災害，又使人民都被慘殺或殘廢。

他們正在殺戮她的兄弟們，朋友們和同志們，年青的蘇聯人民，身壯力強，他們原是在田野裏或工廠裏和平地工作的，都被迫而捲入了焦土，窒息在爆炸的黑煙中，因創痛而呻吟着。

離開她不遠，一個紅軍兵士因創痛而扭曲着身體，伸直了四肢靜靜地躺臥着。一塊炸彈碎片擊中在他的頭上。他放下了他的步鎗，從他的灰白的額角上有一條細長的紅色血流點滴到他的肩部。羅特蜜娜還是在昨天和他相熟的，才知道了他的名字和他來自何方。他曾經嬉笑戲謔，告訴她關於他的家庭和他的年幼的兒子。現在他慘痛地死去了，他的堅硬的兩手好像還在撫摸而愛護着他永遠不會再走過的泥土。

這一切都是那班居心仇恨的人們所做的行爲，他們都蹲伏在溝壑的對面的叢林裏。

他們已經把死亡帶到了蘇聯的疆土，但是他們都已忘却了簡單的法律，死亡也能引起死亡。一個依靠了利劍而生活的人也將爲利劍所毀滅的。

這時候她沒有多餘的時光思想更多的事。在溝壑以外的矮樹有些在搖動，上面隱約露出一個人頭。她用雙手撐高了一些，伸起她的頸項，在他的前面喘着氣。羅特蜜娜看上去她正在直線對她望着，使她因憎惡而戰慄着。

她穩固地緊蹙着步槍柄的尾端在她的肩上，路爲分開她的兩腿，照她的教師所傳授的方法，凝神注視着。

在她眼線中，很清楚地她能看到一個男人的闊肩的綵布，狹狹的肩頭有帶裝上了黃色的斜綢，紅潤有汗的面孔和它的低低的額角以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她在雙眉間瞄準了目標，透了口氣覺得在開鎗的當兒更爲舒暢些，她扳緊了勾機。

她很驚喜，因爲接連發生的事情很是簡單。這正像是在克里希加底方的電影院的樓下的打靶場，只須用汽槍擊中，那三角形的鉛製的中心便會跌落在木板的後背。這敵人跌落在矮樹的後背正是同一的情況。這就完了。

這樣很隨便地，她已經在她第一次戰事中開創了她的遠程射擊的記錄。

那一天夜間，在戰事以後，羅特蜜娜躺在地上，靠着柴火，四周都是她的同志正坐着談天，她獨自思索着。

她的愛讀的書本之一是一「戰爭與和平」。現在，在這無樹草原地帶的深夜的天空之下，她的鼻中間着苦艾的氣味，她記得了尼古拉·洛斯特夫的第一次踏上戰場進攻的情形和他的雜感的那段描寫。

這好像對於羅特蜜娜自己也正在經驗着洛斯特夫的驚惶失措，當他出乎意料地面對面遇到了敵人。她記得託爾斯泰曾經何等生動地描寫過情感的漩渦，無禮的打擊，法國人的可憐的受驚的眼睛，他的震顫的嘴唇和他的額上的狀如孩童的酒渦，每次她重新閱讀到這幾頁的內容，她對於洛斯特夫和那不幸的法國水手都表示惋惜。

但是爲什麼在她的第一次戰事中她就沒有那種感覺呢？爲什麼她發射的一粒子彈殺死了第一個敵人而她對於親眼目

親的死人會表示這樣一種冷淡的感覺，並且還有漠不相關的態度呢？是不是她所愛好的作家託爾斯泰描寫的並不是真實的嗎？

不，這是不可能的，突然地一個真理使她發現了。

託爾斯泰所寫的是關於人民間的一次戰爭，法國人是有人性的靈魂和人的心的。他們已經能夠有高尚的行為，能夠有一個講人道主義者的態度對付他們的敵人。在那次戰爭裏是人對敵育人，而託爾斯泰已經用了主要的人類的智慧描寫兩方面的軍營裏的人物。爲了這個理由，當她的心中充分地欽佩着一八一二年戰爭中的俄國英雄們的時候，羅特蜜娜能夠了解而且憐憫他們的敵人。

但是和她在這裏對敵的動物已不是人類。他們都是走着直腿硬膝的步伐的，笨拙的，獸性的，致人於死地的自動機器；他們都是木偶，沒有靈魂而只有瘋狂的機械的感覺，他們的心肝只是一片腐爛的廢肉；他們都是在柏林割下手臂嬰堂裏撫養長大的機械人。

如果要測驗他們的情感的深淺，這是徒勞的，因爲他們都沒有情感的。她不必去憐憫他們，正像不必憐憫一條打死的毒蛇。在她心中，對於他們的死亡引不起什麼掛念，還是在那打靶場裏，她曾經擊中的鉛製的中心倒值得她去回憶着。

這黃昏，在柴火的亮光旁邊，在她膝蓋上放着信箋，羅特蜜娜寫一封家信給她的母親：

「我已經有機會略知一二，他們的殘忍兇惡使我的血都沸騰了，但是在戰場上，發怒倒是一件好事情，這與『仇恨』和『神聖的復仇』都是同類。」

她寫完以後，她把她自己裹緊在她的大衣裏，就在她坐的地方伸直了身體，立刻進到了一個軍士的甜蜜的睡鄉中。

她已經度着前線的生活了。

一個人如果沒有裹在一件大衣裏而睡在留着戰爭的傷痕的土地上的，他就沒有嘗試過人生的滋味。到了晚年，他的

記憶更將感覺空虛，因為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沒有再比在那星光燦爛的天空下的黑夜中臨睡前的飛快的時光，更是衝動而更是不能忘懷。因為這個時候，他心中應有這次戰爭的正義的原因的各種思想——他的祖國의各種思想，現在把命運託付在他的手中，正希望他來盡一個兒子應有的責任。

船隻都要離開奧地利。右最高軍令，紅軍應從境域市撤退。

在內戰的幾年中早已著名，這次在奧地利又使他們的旗幟上增加了榮譽的夏伯陽部隊的軍團，都開上了軍艦而駛入海中，啓程到門凡斯括浦去。這個部隊已成爲海防軍的核心了。

羅特蜜娃和他們一同離開的。她已經驗了軍隊生活的突然變化，又知道了第一次受傷的痛苦。她打死納粹份子的巡程射擊記錄現在已進入第二位數字了。她立在運輸艦的甲板上遠望着漸漸後退而滾滾下去的奧地利的火光燦天的海岸。火舌和黑煙深刺在灰白煙霧裏正像隱掛一塊黑布在這城市的上空。她對這她曾經忠誠地堅守保衛的城市說了再會，這個普希金曾經居住過而寫作他的詩體長篇小說「葉甫格尼·奧涅金」的城市。

羅特蜜娃離開這個在她背後的奧地利時真有很慘痛的感覺，因為在她幫助而守衛的許多日子中，她逐漸對於這個城市發生愛好。在它的城牆下面，她曾經受到火的洗禮。

一條長長的泡沫和扯在深綠色的海水中留着運輸艦駛過的痕跡。奧地利的海岸變成了模糊的一條藍帶，最後在視線中消失了。

這部隊在西門斯扎浦下船。

在這裏羅特蜜娃第一次真實地感覺到歷史在建立中。在這具有光榮的軍事傳統的城市裏使她心愛的課程在每一處地方都能領會到。這裏的歷史是用了英雄們的血液，用了那許多不屈不撓的俄國人，他們曾經率直而勇敢地保衛着這個陽光晒白的斷崖直到最後的一口呼吸爲止的那種不朽的精神所寫成的。這裏的每一塊石頭好像仍在噴吐着勇氣，每一塊石

頭好像在敦促她追躡着她的不朽的祖先的脚步。

不久這軍團又開拔到彼萊古百，是德軍的主力所在，並有幾百輛坦克車掩護着，正在掙扎而想衝破陣地向克里米亞要塞進發。

嚴酷的戰事重復開始了。

現在羅特蜜娜是差不多常在峭壁的邊緣上，或是更要在前面的從山石的泥土裏掘成的射擊兵的窩巢裏。她向前爬行着，在圓滑的山石上磨擦着她的膝蓋和臂肘，佔居了一個窩巢，把樹枝和樹葉隱蔽着，然後輪下來足足有幾個鐘點守候着敵人，有時候竟然有幾天這樣地伸直了肢體，不管是在怎樣的氣候，有時被傾盆大雨浸透了，有時被克里米亞的烈日薰灼着。她擊斃納粹份子是非常鎮靜而又不慌不忙。一天一天過去，她的數字是向上直竄。她擊倒了幾打的法西斯的觀察兵，偵察兵和軍官，只用一個子彈擊在他們的眼睛裏或是在兩腿的中間，毫無憐惜而有系統地滅除他們。

她的老朋友愛力克西·吉曾科和她合作。共同造成一種等於整個隊伍一樣有價值的力量。

德軍猛發着滾滾如浪的大炮作為攻勢。一步一步地他們壓迫着海防軍退到西凡斯托浦，把這城市圍成一個緊環。西凡斯托浦的防衛軍只留着一條通向蘇聯大陸的出路：海路。

這時候，西凡斯托浦城市裏都在把遠程射擊家巴夫麗耶夫的動作的表演作為談助。許多人相信她是一少女。懷疑的人到海防軍的前線去，要親眼目視方使他們自己相信。有一次一個魚雷小艇上的下級軍官，一個高大的人，前來訪問她。當人家把羅特蜜娜指點給他認識以後，他專心地遠遠裏對她望了好久，他是太怕羞去走近她，然後從他的額上拉下了一蓬頭髮，向他的同伴說：

「噯，她是一個真的『英雄』，一些也不差！看看只是一個女孩子，但打起仗來像一隻老虎！」

陸軍司令部已經把她第一次受到的褒獎頒給她，一個勳章，表示她的功績，人民都排讀着她的姓名作為稱頌和敬